



張陽和先生不二齋文選卷二

書

明山陰張元忭子蓋文

著

吉水鄒克標爾瞻父選

男汝霖汝懋校刻

書

與朱金庭親家議喪禮書

嘉靖甲子

頃間走吊仰見尊太翁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已足令人感動昨聞治喪一循古制不飲酒茹葷此尤卓有定見近方與連山痛惜流俗之弊喪事設宴成服選

忘其本而彌文是尚奢靡相高宜老氏以為忠信之薄也正欲冀高明者一洗俗陋敦本抑偽而導之翁已毅然行之使國人有所矜式古所謂達孝何以踰此夫風俗之轉移由士大夫家倡之異時吾越得復見古禮之遺必自我太翁始也昔孟子行喪禮于滕而父兄百官皆不欲今日之舉聞亦有不欲者某敢畧陳其愚幸為轉聞于苦次克終羨舉服成日止集族人及諸親之有服者不須泛及親友涉及之教禁絕不用毋為俗說紛紜動搖反古之見此挽回風俗一大機括也吾兄其念之

答俞連山

甲子

使者來示以天寬子傳把玩數過令人胸次豁然神思飛越如目接羲黃與之賡和也傳中寓言多類南華老人之談而寫出胸中抱負處自與迥別曩時未能深探衷曲徒見公之面聆公之言則謂公蓋將遊方之外為白日飛昇之術而未誠者也夫道不同不相為謀既業彼術矣則必捐室家棄舉業毋鄉井是戀乃為超然無係累也而公皆不能則其為道也未

誠未誠者成也不誠則何成哉且使公此心即誠矣亦非其所望天下而皆若人則天下何賴焉天生豪傑豈使之自有餘而已哉乃今誦來傳至好讀說命及高歌出師表愛誦岳陽樓記始躍然起曰有是哉此老之自負果竒崛也克斯志也是真傳說孔明之儔而希文之匹也向吾所聞其有托而逃焉者耶昔楚君問治國之術於詹何而何對以養身之術曰未有身治而國亂者故丈夫處世其遇也推所養身之天下其不過也超天下而獨抱其真其處也為傳

巖之築為南陽之卧其出也為國家舟楫為四方霖雨扶弱統鋤強雄托孤受命無所不可先憂後樂未懷爭光日月不與草木同朽腐斯誠豪男子分內事耳夫其具在我遇不過在天故嘗揭之座右曰趨勢以邀富貴誣天數為人謀也假勢以市恩威貪天功為己力也曾不值達人之一噓耳此輩猶蝸爭蠅集何足置之牙齒間然彼修玄之士墜支體黜聰明恃常亂紀無裨世教亦奚取焉乃今窺公之蘊所持甚正所自待甚重知我者希正老氏所貴豈須與流俗

較毀譽哉其鄙人也而所以自期頗不能為觀觀者
玩斯傳重有契焉欲作一跋苦不能文聊布此復來
教且以幸傳范諸葛之復生也某將步下風而為之
後先焉如何如何

寄徐孺東

郊門分手忽忽歲云暮矣計台旌是時已臨敝邑若
耶老稚壺漿竹馬歡迎道左者曷以才想關河脩阻
無由隨薦紳後稱賀公庭南望稽山祇勞寤寐吾未
以通方之才超群之見即京邸所聚論舉而施之于
政何俗不格何化不行吾邑之民庶幾中牟單父乎
弟所欲為吾丈獻者平易可以得民治道去其米甚
郭橐駝傳蓋公堂記所宜三復而深思也敝邑之俗
有黠吏而無豪民力本之戶多循謹而無藉之徒利
囂訟此其大都也武帝使卜式牧羊而肥帝善之式
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然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母令
敗群彼固賈豎子也其言則達於理矣漫言及此恃
吾丈之樂聞也

寄羅康洲

夫人之相知豈不難哉弟與吾兄自丁巳識交於今十五年矣十五年間所與交游不知幾何人然而道相合言相契莫遂于心者吾二三人之外無有也自今以往不過三四十年即了此一生所謂知己者終難多得大都可見矣古之人孰不嘆知己之難至歎為知己者死傳曰士屈于不知已而信于知己者夫號為知己矣而猶未免有所屈則世俗之相與者也非所以語于古人之交也曩吾二三人之相與也意氣懇懇庶幾古人豈直為世俗之交而已哉故弟於吾兄分則座師感恩至渥矣然寧冒矯抗之嫌而不辭何者誠以此生知己之難不忍一旦而棄之也雖然非吾兄真古人也則孰能容之昨者千里相別匆匆分手竟無一言及於身心良用悵然既而得手書謂弟尚牽世俗之文久之苦口之論兄之語及此斯道之幸知己之幸也弟乃今則可以益進其狂而大信于知己之前矣大抵古人之道與世俗不能無異易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此非龍德之君子乎而回乎流俗合乎污世則孟氏以為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今反而思之所蚤夜孳孳者果能純乎古人之道乎
抑猶因循瓦合于世俗之見乎人非聖人孰能無過
聞過非難使人樂告之為難有子路之勇則過畢聞
矣有大禹之虛則善畢集矣風聲所召雖千里之外
應之而况素為知己者哉往歲吾兄登第弟進言曰
毋使二羅公專美于前兄既嘉納之不意弟之謏陋
亦濫茲選向以是勉兄者何敢不以自勉遭際之奇
如吾二人者古今所稀意者天意或不偶然夫夫樹
立天壤間擔荷甚大名愈彰則責愈重故弟願與兄
更相激勵更相箴規寧乖于俗毋畔于道卓然以古
聖賢為師乃為無負平生之期耳來論謂弟所不足
者和平也弟賦性踈戇每自覺其失知此二字極是
對病之藥頻年備經痲疾憂患亦嘗用力于此自入
仕來動多沮挫往時英氣消磨殆盡每一自省且以
為過于依違未能力行古道今知我者復云然則是
病根猶未除也敢不服膺以承大教然弟於此竊有
辨焉夫同乎流俗合乎汙世似和平而非和平也不
易乎世不成乎名似非和平而實和平也二者路頭

一差其繆奚啻乎里第之所懼在遠道不在遠俗吾
兄忠信性成加以培養於此路徑必審之熟矣幸更
以示我弟踰春三十有五四十將近可以成立之時
而與俗浮沉迄無定見靜言思之深可愧恨承兄諭
及輒爾披露正欲知己互為苦口之言不漫然作寒
暄語耳狂誕之罪計能亮之

寄何太寧

使至兩承翰教種種高論皆道誼肝膈之言至謂學
之精以深養之弘以裕非嘗用力于此者不能道第
雖駑下敢不蚤夜淬勵以副知己人之患在志不遠
而心不虛故常以古人為迥不可及而自信自是於
流俗人之中有志之士不以今人自待而常自待以
古之人常自待以古之人則吾之不逮于古人者尚
多也而敢自信乎自是乎故立志遠則其心不得不
虛其心虛則進為不得不力斯其為君子矣人生百
年光陰無幾醉生夢死亦良可惜如吾兄明敏之資
厚重之器而加以志之遠心之虛則何古人不可到
幸以來教云云者彼此努力無負此何如何如

今天下士每三歲舉于禮部者多至三四百人此三四百人者非四方文學之士之傑然者乎然而求其志相孚聲相應可以並驅而適於聖賢之途者蓋百無二三焉而此二三人者又或各是其見各挾其長相遇而不相得則信乎相知之難也其越之鄙人不自量其頑鈍妄欲希於聖賢之域而因循偷惰卒未有所成立竊念古之君子其進于道也非獨其志之果力之專也亦賴乎多賢友之助焉越在東南一隅不足以盡天下之士自束髮以來嘗孳孳求友于四方聞其名則識之過其地則造而訪之遇其人不以為不知也而急欲與之合求之如此其勤然而聽其言觀其行莫逆于吾之心者終莫能多得也往歲春獲與大廷之對一時同舉者四百人私自喜曰天下如此其大賢才如此其多而此四百人者又其傑然者也則吾之所賴以為助而砥其愚策其惰以庶幾進于斯道者舍此將安求焉既而察之稠人中誠各有所長各有所見彬彬稱有人矣乃其心之同道之

合者落落如晨星然甚哉相知之難也雖然誠得之
三人焉與之共學而適於道亦足以為快矣安取乎
多哉蓋自見吾聚所三臺定宇數君子者而吾之躁
心日以平懃心日以釋退而思之恍然自以為弗及
焉又不特莫遂於心而已也夫以十餘年求之之勤
而不可得者一旦得數君子與之處而朝夕觀磨焉
意者天必有以厚我而將使之不終于無成耶自吾
兄奉役而去翰峯三臺相繼以使歸此會便復寥落
幸有一定宇在而常多病京師人事紛拏新故相續
迄無了期絕之不可無心而應之則又未能茫然而
徃茫然而來吾思夫所守之日汨也而奚望其進焉
辟如夕寐之人俄而呼之則遽然而醒湏臾覺者去
還復就寐耳安得夫覺者常立乎其側而常呼之使
大悟不復寐耶相知既難相知而常相聚又甚難此
古今之所永嘆者也昨得手札宛宛如對兄學深而
志一氣靜而功專其必進于聖賢無疑此學之衰至
今時極矣一講學者出即群起而非之如疾寇讎此
其罪不在彼而在此使吾黨之士誠學以為己言與

行符則人心固有公是，何至舉世而非之？若此哉！幸各努力自愛，以振此學之衰，無徒負相知之名而後浪浪與向所期許者矛盾也。憶兄行時某贈言曰：此志苟不移千里，同音響，兄猶能省之乎？則聚散迤邐，何足為歎。如某淺陋，亦不敢不勉。風便附此，幸更有以教我。

寄羅康洲

弟雖不敏，敢自謂無志于此學。哉！願以偏駁之資，函葦之見，克治彌久，而彌見其難。吾兄往年諭之以和平，頃又諭之以無作意，辟如俞扁之用藥，因夫病之淺深而為之劑量，使病者日消月磨而不覺沉疴之去體也。吾兄非直知我，且又成我。若此，其為德也大矣。贈言所謂鴈之翔壑之流者，非天壤間活潑之機，自然而不假安排者耶？學力到此，方為合天兄之開我也。至矣！佩之佩之。石橋解携回首，幾欲流涕。非若兒女子依依相盼。人生知己，豈能多得一別？不知幾年越水燕山，迢迢千里，安能無悵然于中乎？

復羅康洲

每服膺至教從事于無作意之學漸覺心遠而事
真終身用之不盡也吾丈與金庭兄日夕靜坐知所
得當益深來諭云春來多事輒萌厭棄之心又云此
非學問中所宜有誠然誠然夫作意于周旋是拘物
之累也作意于踈嬾是任性之過也斯二者皆不可
言學夫君子學以為己誠至易至簡澄然無事而於
應接之頃小大衆寡又一無敢慢蓋居敬之簡與居
簡之簡固有別也良醫之用藥也虛者補之實者瀉
之而又慮其偏勝以滋病則其補之也必有所以宣
其鬱者其瀉之也必有所以固其本者量其緩急酌
其佐使然後病去而元氣不傷夫學者其始每病于
外馳則宜靜坐以收攝之其既又病于厭動則宜順
應以鍊習之勿忘勿助率乎天則病固在我藥豈外
求哉雖然弟亦因兄之論姑云云及此爾非能實用
力于此也兄其何以教之

復許敬庵

周友歸承手教真切勉以及時進脩敢不敬佩周友
道彼中聚會之詳益令人神情飛奮弟不難千里求

益緣家君抱疴未敢他出頃亦暫靜雲門謝却塵
第當學衰俗敝之時孑然獨處漫無所得追惟往昔
造廬夜坐忽忽七年猶然故吾也中夜思之不覺流
汗嘗誦程伯子之言曰學者今日無可添惟有可減
減盡便無事弟謂當今所急在務實不在炫名在躬
行不在議論愈篤實愈光輝愈易簡愈廣大此弟所
日孳孳焉而未之逮也丈其以為何如

寄張洪陽

都門三載深荷不遺每一晤對即甚罷驚輒有開悟
睽違數日即鄙吝復萌矣而况睽違若是久乎然每
以贈言及別錄時一披誦宛然如面談也龍溪公時
相接亦深以翕聚之語為學者首務盖此段工夫本
無間於動靜辟之草木當秋冬時生意歸藏固此翕
聚也及春夏時生意發舒華葉敷茂而其本體寂然
無動搖無滲漏則未嘗不翕聚也動靜者時也無動
無靜常翕而不離常聚而不散者心也夫心無動靜
而存心之功未有不自靜中得之者初學之士未能
於靜中得其欄柄遽欲以其憧憧擾擾之私而妄意

于動靜合一之妙辟之駕無柁之舟以浮江漢犯洑
濤其不至于覆且溺者鮮矣奉違以來時用力於此
二字稍覺此中能自作主不為世情所轉敝廬在城
市中人事紛雜每獨往山中避之適且杜門却掃矣
自謂非耽寂也誠不敢以無柁之舟而犯波濤耳別
錄所云大抵多自得之言至謂防檢之功不可廢中
正之教不可過此尤切中今時學者教者之弊古人
成已成物只是一誠誠於為己故用功不得不嚴密
誠於為人故立教不得不真懇今也惡拘檢而談玄
虛此其弊源果安在耶毋乃為己為人徒相率而為
偽歟讀至中篇云光陰易失幽憲難逃益令人赧然
變色悚然流汗宓省從前光陰之去者已多而自觸
于幽憲者凡幾安可不及時猛加鞭策痛加濯磨庶
幾聞道於一朝謝過於冥冥邪即此數條公之教我
益我大矣又謂大學言心是首事中庸言性是後事
此則未能無疑夫心與性一也大學之所謂明德非
性而何中庸之所謂喜怒哀樂非心而何若岐而二
之毋乃非孔門宗旨乎隔越數千里心誠求之非敢

以辨論相攻也

答沈小霞

今吾越非乏人矣然而稱臣之忠必曰青霞公稱子之孝必曰小霞公當兄之蒙大難也間關萬狀出百死得一生而卒以雪父之寃完其令名不肖平居竊歎謂兄志節可方古人既而不肖亦以先君受誣有萬里之行雖事與往遠甚乃艱危困踣之中輒追惟兄之所遭則益為之歎歎歎息謂不可及自都門別後歸舍未幾奄罹大變棲伏苦廬於外事無所聞獨兄試宰安鄉清白之操剝割之能為上官所推重則凡自楚中來者徃徃樂道之而不肖尤樂聞之語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若兄之靖共乃職以不負天子百里之命豈待今日而後見哉不肖於平居固已心許而預卜之矣所望終始此志毋為世俗所動搖使天下臣子有所觀感而勤於忠孝異時四方之人咸信吾越有人稽山若增而高鏡水若增而秀豈不偉哉

寄鄒聚所

弟近已盡却塵紛修習靜課即未敢謂於本來有所
覓見然回視從前奮心浮氣依傍見聞遂自以為是
而此中千病百痛容易放過實有不勝愧悔者賴天
之靈畀我以良友困我以多故乃知心外無道心外
無學了此則天下之能事畢矣夫時之已去者與過
之已往者既不可追而來者固猶可勉計自今猛發
一念於心髓入微處討一究竟庶不枉過一生亦未
知果能了此誓願不耳頃來諸大賢翩翩進用吾兄
以銳然之志凝然之識鼓舞其間此學且寢昌寢明
世道何幸願弟不得一與盛會為可恨也士之為學
無志者既病于委靡而有志者又或病于發露近嘗
為一偈云我有摩尼珠裹之以破衲盜賊不得窺夜
深弄明月兄其以為何如孺東兄治吾邑四閱歲庶
明慈恕雖古之循吏不能過也此來更得諸兄朝夕
夾持於此學益一窮究即是聖賢路上人矣

答周繼實

得書既論近况且示我止觀二門用工之要詳悉真
懇敬當鐫佩不肖於此何敢一時放過頃於調和精

性上稍覺有進然養淳故習猶時一舉發大來然其
片段耳不肖看得甚切非泛泛者比日常用亦亦僅
有冷煖自知處非兄莫可與語也佛書亦未嘗厭觀
但其中亦有重複饒舌處似不若吾六經之簡直而
切於世用於此且未能徧觀於彼實有未暇耳又士
君子苟有濟世之心則一切典故悉宜考究不肖之
僂于披覽佛書意亦各有在也且學者苟平其心直
其行即不識一字何妨不然雖誦法華經三千部於
我了不相關兄以為何如不肖非好辨恃兄知我故
敢盡露其心腹胃腸耳當今佔俾之徒以此學為嘆
談而豪傑超悟者又多歸依西方之教孔門中毅然
承當者寥寥無幾尤可慨嘆兄之見既牢不可回其
大段已是超絕千古獨何忍為如來弟子不為吾孔
氏之門作赤幟耶言及此不覺悵然

答田文學

不肖不自量竊有志於學古之道然以偏駁之資淺
陋之識每自省罪過種種旋滅旋生如蔓草然光陰
迅速成立無期所賴直諫之友相與切劘匡救共登

道岸如來論云。獎借藉分意者。姑誘而進之。若告之言耶。夫士習之衰。至今時極矣。彼流浪於醉。或任意氣而昧本原。即於言動之間。檢飾模擬。費盡許多氣力。終不能打成一片。揆之聖賢易簡之旨。相去遠矣。先儒每令學者尋仲尼顏子樂處。噫。此樂不在仲尼顏子而時時在我學。不至於好且樂則苦難而欲止。今欲尋樂。豈待外求哉。誠於心髓入微處洗滌磨鍊。黜一切外馳之念。令心地常虛。常明好惡。不作人我頓忘。至於外境之順。遂好醜任其去來。而我無動搖。則日用之間。一言一行自然發而中節。動合古人無事模擬。而自無繆戾。此所謂無入而不自得也。試以此窺仲尼顏子之樂。其與我有異乎。不邪。不肖非曰能之。蓋年來質之先覺。證之聖經。而可以酌然無疑者如此。兄試於此求之。其效亦日可見。若夫規誨之言。不肖且傾耳以俟之矣。

又答田文學

吾兄忠信力行內外無間。當此叔季之世。而卓然自

五若是可謂豪傑之矣然學問之進豈有止法哉
因其所已能而日進其所未能此古聖賢之所以學
華而不肖之所望於吾兄者也吾兄於此學所以苦
心極力者固已至矣前書云云誠欲兄進于孔顏之
樂以自釋其苦也而來論顧謙讓不肯當又以貧困
之值事多拂逆為言夫古來處困窮遭拂逆孰有如
孔顏者哉當其蔬食曲肱簞瓢陋巷中豈有如意之
事而孔顏處之裕如者其所見者大也周子曰見大
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假令所見者小則豈惟逆境
易搖即順境中尤有易陷溺者矣豈惟貧困者有不
足即富貴之極尤有不易足者矣君子之學處順處
逆其所當用力者一而已要未可以難易論也近世
學者之弊在議論多而實踐少不肖方以此為戒然
承下問之及而不悉所知以告非為朋友之忠也故
復畧而陳之天下之萬事萬物皆起于心心無事而
貫天下之事心無物而貫天下之物此一貫之旨也
曾子之三三省此心也孟子之三反反此心也居處
之恭持此心也非禮之禁閑此心也謂一貫之外別

有學問者非也。謂一貫之教，獨私於顏曾而門弟子不得聞者，非也。謂曾子、孟子之學終有異乎顏子者，非也。心無二故，學亦無二二之非學也。朱陸二先生之優劣，前儒辨之詳矣。今亦何敢妄議。但象山之學，每於人情事變上用工夫，則豈偏于高明者哉。晦翁之學，嘗讀其詩，窺之如所謂源頭活水，中流自在。無中含有體用，無間云者，則豈泥於事物者哉。夫外事物而言虛無，此二氏之妄也。外心而言事物，此俗儒之繆也。皆非所以語二先生也。吾兄謂摹擬古人之言行，庶幾可進于忘物，以此為下學，而上達不肖，竊以為古人之言行有限，而吾之日用應感無窮，如之何其擬之。摹擬於古人之言行，一一而求其合司馬遷所以譏儒者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也。曷若摹擬於吾之一心之為易，且簡乎。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言多識，非務外求自得於心也。又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言議擬於一心以成不測之用也。若徒一一摹擬於古而不執其要，則於心終無所得，而變化之用不幾于窒乎。夫不

離于事物言行之間而窮理盡性以至於天下
達無二事也若以摹擬為下學忘物為上達是二之
矣不肖竊以為心普萬物即是忘物情順萬事即是
忘事豈有絕物厭事而可以言忘者哉亦豈有非其
本心而可以言普物順事者哉嗟乎嗟乎不肖自量
何所得而大言若此真是貧子說金矣惟况虛心而
聽之不以所能者自足而以所求至者自勉不以目
前之苦而舍吾自有之樂不求古人於千載而求古
人於一心不肖所望于足下者甚不淺幸相與努力
焉何如何如

與郁心齋

時修會稽有此書

志成縉紳中有訾之者故

任事與任怨相乘知我與罪我並至此理之常無足
為怪古人有言但存心地無諸惡刀劍叢中也立身
而况於區區之訛毀乎若於此處稍動一毫則風急
天寒之夜安能當門定脚此老長者或以此試我教
我乎朱可知也幸為我謝之近閱佛書偶成二偈似
兄一笑

煩惱無端業火焚黑風漂沒笑于君自從會得清凉

德烈烈風狂總不聞風氣幾幾千岳自於會計前
因大由來和合成眼前贊毀亦何爭任教呼我為牛
馬自信胸中只坦平

寄馮緯川

聚言中極言近時虛談之弊數十年來始聞此議論
誠斯道之幸也其曰假佛老以高其見而淺視恒言
此在賢者猶不免焉章句之士沿襲宋儒之言如不
著不察固無足道近來講學者形諸口筆之書純用
禪語如曰頭面白色相曰業障因緣之類當時乍聞
猶聳聽今亦已成套語矣彼亦自知其非則強為之
解曰弄丸可以解鬪舞劍器可以悟書取其會于道
斯已矣辭固不必泥也夫六經之書孔孟之言炳若
日星矣尚何西方夷語之是籍耶或者又謂活潑潑
地素猶見在程朱大儒固嘗言之夫偶一及之無害
也而連篇累牘純用其語可乎君子言必世為天下
法非先王法言不敢言竊願同志諸君子一遵中正
之訓盡刪佛氏之言以正人心息邪說於世教有大
賴焉

聖賢立言垂訓自是願易切當不煩辭說意湖所
不起意畢竟是禪家語要其微旨雖同歸于誠意
此三字終非所以為訓也白沙詩云千休千處明
了一切妙若也不明了了心到頭反被懂懂擾此
明是偈語集中如此甚多世人以禪學議之無恠也
齊人楚語而過市欲人毋以楚產目之不可得矣
陽明先生致良知之旨自是精密或者猶以遺良能
為偏于致知夫良知知也知而致之即良能也何偏
之有

良知從踐履上體驗得過方為真知徹內徹外無一
毫私欲攙雜方是致良知若但曰知得到便是行以
是為易簡要訣恐空虛之病終所不免

夫良知人人有之聖人亦不外此但今人利欲習染
昏蔽之甚良知雖暫萌旋即消滅譬如一片荒土惡
草蔓延嘉種何從而生必大加斬伐之功寸根不留
打逆潔淨專一衛吾嘉種日加滋培灌溉而後收成
可望也工夫次第似易實難

人有知覺會說亦有知覺所不同者人之知覺命于

理禽獸之知覺命于氣也。有理氣則有清濁。至善惡分矣。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苟理義之心不存。則去禽獸不遠矣。今但以知覺言良知。而曰良知未分善惡。是即告子生之謂性之論。不將混人性於物性。而無別耶。夫所謂良者。自然而然。純粹至善者也。參之以人為蔽之。以私欲則可以言知。而不得謂之良知矣。謂良知有善無惡。則可謂良知無善無惡。則不可致知之功。全在察其善惡之端。善必克。惡必克。以求快足于己。方是實學。今人於種種妄念。俱認爲良知。自信自是不復知。有忌憚。則不分善惡之言。誤之也。

易言繼之者善。孟子言人性善。知乎此。則知良知矣。不思善。不思惡。此釋氏之說也。吾儒之學。欲止於至善。則必自思善始。由思善而克之。美大聖神。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良知也。知之未嘗復行。致良知也。知行合一。以成其德。其顏子之學乎。舍實行而語真知。非善學顏子者也。

聖人論道體。未嘗不玄微。論功夫。未嘗不切近。玄微

之起從切近中得之下學上達無二致也中庸論君子之道辟如行遠登高必自卑近所謂卑近者不違父母兄弟妻孥之間而已孟子疾夫道在近易而求之遠難親親長長篤仁義之實而天下之能事畢矣聖賢教人如此舍切近而務高遠謂之善學可乎生而知之者上也性之之聖湯武猶不能與況其下者乎今人氣習拘蔽已甚少無小學之功長鮮師朋之助所可自力者不過困知勉行之事乃欲舍勉強之行而徑語自然之妙卒歸于自欺而已矣

人心之幾潛于寂然不動之中而妙于將動未形之際天地之所以運鬼神之所以幽皆是物也所謂微之顯遠之近風之自自下學立心之始以至于無聲無臭之妙其幾一也研幾之功自察善惡始善必克惡必克久而至于忘則幾非在我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矣

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又曰幾者動之微謂之動則有善惡矣故周子曰幾善惡此幾之說也善有善幾惡有惡幾于此而慎察之善必真好惡必真惡如夫

學所謂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中庸所謂善與惡是也
不善必先知之顏子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此研幾之學也吾兄論幾則曰善惡是積未
落對待而以念上用工為幾淺非第一義竊謂未然
所謂獨者還是善念初動之時人不及知而已獨知
之非無可對待之謂也無對待則不可以言幾矣人
心之欲固以先事預防禁于未發為不犯手工夫然
此豈易言哉此心即是天理方其未動本無人欲纔
一萌動則有天理便有人欲而天理每不勝其人欲
此危微之訓堯舜所為惓惓也

人心少有無念之時方其未萌着一防字即屬思善
一邊是亦有念矣克念作聖只在一念之間不分有
事無事此念常存正是動靜合一之學恐無淺深先
後之可言也

人心本無不正方其靜時默而存之可也一動于意
則邪正相參而本體失矣故正心之功全在誠意知
幾云者察其意之孰為天理孰為人欲而辨之于早
也辨之于早故微者以克危者以克而動如其靜本

體復矣吾兄云本來生幾不須我更着力又曰心體
着不得正誠意者正心之功也此不易之論也然則
所謂知幾者將求之無意之中乎抑求之無意之初
乎是必有辨矣

吾兄云聖學只是精一防于未萌者此幾也克于方
萌者此幾也又曰正念長提則百念俱退又曰克己
之功非禁之未然非禁之已著此中有幾焉所謂動
而未形有無之間此數段皆真切之見心得之言也
其他曰不落意念不落有無恐論之太玄令人無下
手處

幾一而已矣自聖人言則為神化之幾自吾人言則
為善惡之幾其實非有二也作聖之功則必由粗以
入精由可知以進于不可知而知幾之學畢矣

聖如堯舜尚何人心之足慮而惟微惟危之戒切切
焉見于授受之頃者何也耳目口鼻之欲聖人固與
人同也危微之間其差毫釐其繆千里其幾之謂乎
千古聖賢所以競業不忘者皆不外此而况吾人之
愈微愈危者乎

孔門心法莫詳于學庸首尾二章知遠之近知風之
自知微之顯此是格物致知工夫知之既真故于近
處自處微處尤加敬慎蓋志意初萌之際正莫見莫
顯之幾于此而反觀內省以求自謙此是誠意工夫
意者心之所發心本無意也動而後敬言而後信此
心之本體有時而息矣不動而敬敬以心也不言而
信信以心也此心之中無非敬信未發已發純是天
理此是正心工夫由是動而敬焉言而信焉則身脩
矣由是民莫不敬焉莫不信焉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至善之精乎存之而神無
方遠之而化無跡由闇然之心以要篤恭之盛明德
新民止至善而已矣

世儒論顏子之學類以杳冥昏默言之是大不然顏
子以德行稱其學皆實學也墮支體黜聰明心齋坐
忘此言出乎莊子非孔氏實錄也夫子稱顏子好學
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
斯而已曰怒曰過曰不善皆因動而有顏子之學善
制其動以復其初者也故曰不遠復復者對出而言

也其間為仁也決乎以克已復禮吾之仁即心也
即仁也本然全異無事我為也為之自克也始已者
形氣之累情欲之府也視聽言動之間一以已與之
而不循其則仁斯病矣克其非禮以復于禮私欲障
而天理常存仁之所由全也曰已曰非禮皆制之手
動者也方其未動時安有所謂已與非禮而湏克之
禁之也哉孔門諸弟子非不學也而或志有所分功
有所間無如顏子之精專者故曰未聞好學者也善
學顏子者尚自此求之

人心之體無動無靜而常生生與天同運直謂之乾
可也曰復曰無妄皆因動而得名也故無妄之象曰
動而健復之象曰動而以順行至健至順者心也方
其未動時善且不得名而安有所謂妄本未有所之
而安得謂之復哉唯其動而有所屈撓健者饒順者
乖矣動而健者動以天也動而順者不拂其天也是
以人而合天者也乾者性之之德自誠明者也復則
不妄者反之之德自明誠者也顏子之學幾乎聖矣
而猶未達一間故曰不達復曰不達仁謂之不達則

有人時而暫出也謂之不達則猶有時而暫出
聖人則與仁為一而無遠近彼此之可言矣夫子以
乾坤歸之黃帝堯舜而以復稱顏子其旨淵乎

學如顏子不能無不善也有之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後行而已有不善者心過也未嘗不知未嘗後行者
不貳過也知不善而未嘗復行則知其善也必未嘗
行矣故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此顏之實學也

以者順知來者逆易之為書本以知來故曰易逆
陽明先生如此解較本義更簡明聚言云約者
遂之端又曰知遂之所以為順似非係辭本意順則
成人遂則成仙此養生家之說借此以論聖賢恐未
安也

釋氏以心為稿木為死灰而盡外聞見吾儒亦從而
宗之是以吾心為有內也心無內外無隱顯無寂感
不見不聞此心也獨見獨聞此心也共見共聞此心
也目之視也可得而見也謂視非心也可乎耳之聽
也可得而聞也謂聽非心也可乎天之高也地之廣
也鳶飛魚躍手其間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則孰非心

也而謂其獨于空虚可乎三百八十一
利教之為蔽也夫聞堯之為蔽也小利教之障未除
而務聞堯是去是亦放飯流啜而問無齒決者歟
聖人論易體則曰無思論生知則曰不思至論下學
之功則曰思無邪曰思作睿曰慎思曰近思曰思則
得之曰再思曰九思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思之
乎人大矣若曰不思善不思惡此釋氏寂滅之教吾
儒不爾也

湯言日新易言洗心夫心本無垢何從而新心本無
汚何從而洗蓋無垢無汚者心之本體也務交乎外
欲動于中能無垢無汚乎是故列聖之所為惓惓者
唯懼其本體之有蔽也去其所蔽以還其真而心學
無餘事矣

程子曰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始得作善之功此其
要乎仁體本人心識之固難而存之尤難識而不存
非真識也存而不以誠敬非真存也世儒以直悟本
體為聖學要訣而誠敬存之之功忽焉不講其亦異
乎程門之訓矣

古人之講學講其所行也古人之力行行其所學也
學行豈兩違哉余也不然講學者唯務于空言而在
躬行之實力行者徒徇乎應迹而忘著察之功斯本
者蓋胥失之矣

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孔門立教惓惓以文行忠信
而罕言命與仁一貫之旨惟參賜得聞之非有隱也
不得其人而驟語之非唯不入而吾之道亦褻矣致
良知即是一貫非人人可得而聞者近時講學諸公
不論人之賢否事之精粗開口便說良知言之者輕
聽之者厭甚非所以尊吾道善誘人也今且以孝弟
忠信躬行之事引掖後進教者學者皆為有補要之
孝弟忠信即是良知存乎人之善悟耳君子引而不
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此聖賢立教之規矩
豈可廢乎

宋儒分析誠多支離然當時講論皆尚名檢故一時
人物卓然可稱今之言學者信心而遺行崇虛無而
蔑禮法作偽之士得假其說以自文曰任真曰妙用
曰不願毀譽只成得箇無忌憚而已聖門立教不曰

忠信則曰恭敬其所慮者遠也

聖賢闢異端至此之夷狄禽獸而程子謂異端者
宜屏絕之如淫聲亂色何其嚴也彼其言近理而易
于惑人習于其說而不之察使人心術破壞禮法陵
夷而大亂從茲起矣聖賢非好辨誠不得已也今之
儒者則欲混儒釋而一之且有三教一途之說良知
二字為範圍三教之宗旨嗚呼何其悖也孟子曰能
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愚亦曰能言排佛老者聖
人之徒也

今人談釋老者非真能行其言也樂其言之足以飾
私而肆歆也吾誰欺欺天乎

答鄭崑巖

兄自西署轉儀曹自儀曹轉銓部當軸者登明選公
若此世路清夷於是足徵矣不肖雖在哀疚中不能
不為 宗社賀為吾道賀也夫治道無多端唯進賢
退不肖使百執事各當其職而才賢無佚于野則天
下理矣今兄幸已司進退之柄向所托諸空言者亦
且見之行事兄其何以答天下之望耶諮之歎廣受

之歎虛燭之歎明持之歎公此在兄亦合用潛與而
默運之將無不得其當者而相知之所忠告亦未
此矣若夫枕石漱流優游靜觀此唯未當事任養其
身以有待則可耳聞高堂甚康兄其勿以此榮榮於
懷也吾儕處世既未能高飛遠舉則固未有無事之
時居官與居家大要不甚相遠兄謂克已勝私就事
磨洗此喫緊語也又安在乎厭朝市而羨山林耶如
不肖憂病杜門似可無事然內既有家事之累而人
事之外來者又不能拒佩兄之教不敢萌厭之之心
大抵虛其中而出之常應常寂之端倪亦可窺矣曩
者京師泥于舊聞動于意氣未能悉領教益歸越以
來稍有省發始覺往時之為非也

答鄒聚所

弟自辛未春一見兄即已傾倒謂實我師非敢徒以
為友也睽違忽然三載中更大變憂病侵尋歲月日
邁而駑足不前殊愧知己但近來覺得往時粗心滯
氣之為非則實賴兄之教玩咸之大象而時時省發
也兄謂朋友信之一句足以盡夫子之道弟以為朋

是所以不信由胸中有物也如有所謂者見其
氣名檢四者皆物也有物則不虛不虛則信何由生
故唯心虛者乃能自信而信人易以中虛為中孚其
旨淵乎學者種種病痛皆起于不虛卑之汨于利欲
高之騁於意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致虛之極至于
一念不起萬應常寂而天下無餘事矣噫此弟之所
終身勉焉而未能者兄又何以益之棲伏苦廬久不
聞時事昨知崑巖兄改銓則竊為世道賀既而又聞
慎所兄之獲譴方午食為之廢箸不知此兄所陳者
何事而 聖怒一至此也此兄向在會中恂恂似不
能言今顧切直如是所謂有不為故能有為者非邪
安成真有人矣

答徐孺東

奉違忽復改歲矣敝邑之民謳歌思慕視兄行時益
甚即往時有以私意口吻其間者今亦歎服不置矣
蓋兄之治吾邑其他尚或可能至使吏胥拱手而無
為徵輸不嚴而自集村廬無叫號之聲公門撤市酒
之肆則豈尋常工逢迎賈虛譽者所能致哉兄之庸

簡者拜諫壇不足為冕喜所可喜者朝者之公
明而選舉當居天子左右有正人君子也昨是歸
知慎所兄事方食為之廢箸不審章內何所云而
聖怒至此也此兄往在會中恂恂似不能言今願鯁
直若此安成真有人哉但 主上誠聖明而尚在冲
年非可盡言之時且今世路可謂清平願諸丈持之
以慎重出之以和平毋為過激之論以傷 熙朝之
大體何如何如

寄傅慎所

往在京師會中見兄恂恂不輕出一語心竊識之謂
誠篤厚君子頃得大疏讀之慷慨數千言忠誠懇惻
則自愧曩時知兄之未深也昨又見畏所兄疏言則
直矣所以為宗社慮者似猶未盡也老師自當國以
來可謂有敏斷之才沉幾之智其任事任怨亦人所
難使更虛其心宏其量以容納善言培養元氣則
昭代賢相亦無以踰之今 主上方幼冲所賴者一
二大臣也而乃歆其節收大臣權勢夫權不在臺閣
則必在宮闈與宦官矣權歸臺閣即有差繆終去繩

不遠萬里。主筆畫疑輔臣。極其權歸之。官則豈。宗社之福哉。誠為。宗社計。則今日。事須先虛我之心。婉詞以規之。庶幾於君相有補。若攻訐大過。將來激成熙寧之禍。吾黨烏得獨辭其咎。明道之處。荆公固萬世法程也。

答吳景山

吾兄養恬巖壑塵銖。甫冕曩與兄別後。每借定字。諸丈焚香默坐。超越以來。亦時究竟此事。稍能窺見端倪。願安得就有道一正之。邪無論往者。即五六年之間。世事變遷。瞬息異態。自茲以往。大較可知。已我之所不變。不磨者。固自有在。柰何役役於虛假之場。而喪我之真也。噫。弟為此言。非歆兄。果于忘世也。學問之道。真則誠。假則偽。從真以起假措之家國。天下將無不可。徇假以滅真。且無以保其身。而况其他乎。願兄益研此學。以完其真。他日陶鑄堯舜。霖雨八荒。特出其緒餘。土苴耳。

再寄傅慎所

自來豪傑之士。慷慨諫諍。既足以重於一時。而或

其意氣浩法自壽則壽則壽亦執乎平矣亦請其
乃不我滿假過自貶抑以是知兄之養益深而志亦
遠唐子方諸人殆無足多也敬服敬羨弟前所論畏
所兄云云特據節收權勢之一言而少之也頃始得
全疏觀之其詞嚴其義正即使百世而下相天下者
見之猶當毛骨竦然知清議之可畏如此其有關於
世道豈淺鮮哉所望二兄益精此學於震撼動忍之
餘則尤朋儕之願耳

寄徐孺東

潞水客談閱之再三可謂曲而中懇而詳即賜爵之
議豈足為過敵邑沈青霞籌邊賦中亦嘗言之蓋人
情賞不重則不勇于趨業非世授則不能久且彼以
一人而能統千百人之衆墾千百頃之田則其才力
智識亦足稱矣以此墾之稅鼓能墾之民爵捐於上
非及私昵祿供于下無煩公帑又何靳也但鄙意所
欲補入者有二焉闢土屯田以足軍餉我 聖祖明
訓歷歷可考今特舉其廢墜以漸復 祖訓耳非喜
事也屯田與益法 國初本相資為用蓋商人入粟

不墾之田法之甚善者也自弘治間戶部議改本色
為折色而屯鹽之法遂至于頽敗而不可救議者恨
之當今虜酋款塞兵費交紓及是時議修屯田苟若
令商人墾田而免其稅第種鹽于邊仍納本色一如
國初之制則田墾而食足食足而兵強邊政一時盡
舉矣夫導祖訓復屯鹽大議也昨偶閱憲章錄中
有關繫者剽出數條寄覽承諭云前議尚須損益故
陳此少助筆端誕妄勿罪

再寄徐孺東

客談之刻見者無不竦服近聞淮徐間增設二曹似
已開其端矣第恐任之非人行之無漸利未臻而害
先播他日將因墮而廢食也夫謂然否

寄趙心堂

年來知兄主教白鹿養益粹化益弘信顛挫之有益
於學也乃今上膺簡命登用直臣固聖朝盛事
而典教一方人文攸賴兄之任重矣舉平主兩益藉
而敷張之俾閩中舊學復大明於今日豈非斯道之

有學先君時時稱之後拜御史以諫黜其清風直節
亦海內所屈指者歿後子孫不能具饘粥每糊口於
四方第往時嘗過之溧陽殊憐之去冬遠來求傳論
其詳云尚未入鄉賢祠也夫有士如此豈獨一鄉之
賢哉而祠且未入則祠所祀者何人是誠可異也豈
其後無顯者而力不能為之表章耶則有司之過無
所逃已燕陽行時弟持以此告之彼時猶謂事在學
院非臺使者所得專今有兄在褒遺賢揆世教吾兄
責也外傳彙呈覽足以知其人矣

再寄傳慎所

昨得手教喜同面談且以竿頭之步策我使前弟敢
不鐫佩願質魯識卑志遠而力不逮辟之稚子學步
纔移尋丈仆者屢矣乃何敢遽云百尺竿頭邪所望
愛我者扶而掖之俾不至終仆耳弟嘗讀昌黎聽琴
詩云攀躋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因悚然有
警學者進步之難而失身之易亦猶是也竊謂學者
用功立得定則進得去欄柄在手則徑路可尋辟之

種樹者先培其根則花葉扶實以次可見哉知止
說務本之訓聖賢每悵悵焉乃今所謂止所謂本者
安在弟所以勉兄而自勉者誠無出此兄謂然否
寄王荊石師

某索居五載既入都門謂可昕夕函丈之末以聞緒
論乃我師亟以省覲歸矣廣惠夜談雖微天幸而前
旌遄發悵望彌深適計錦旋梓里綵侍庭闈天倫之
樂誠不以三公易矣風聲所動隱然使天下知親親
之為重而爵祿之為輕所以扶綱常維世教者豈其
微哉雖然斯世斯民所仰賴於我師者甚殷二尊人
方善飯恐未可久卧東山以孤中外之望也年來伏
觀我師孳孳好善汪汪無我所謂不談虛而用虛云
者實身有之某不敏每與二三同志竊欣欣為宗
社蒼生賀自古挾絕羣之資負當世之望而一旦得
行其志卒至於顛倒舛錯被惡名於無窮者其病多
起于自用而不虛夫唯自用而不虛則方正違遁而
聰明日塞矣故虛則以我下人而我益大不虛則以
我拒人而我益小蓋相業之污隆世道之否泰皆決

於此我師人處天機厚書而深論視天下事
足以當其意者然且自視若無有也視人之片長亦
善則津津函稱之不啻若已出是心也秦誓之所謂
斷斷休休自古聖賢之所以大過人而後世豪傑之
所每不足者也克茲以往心愈虛則愈明我愈忘則
愈大賢愚無不盡其力是非無不協於公 宗社蒼
生將蒙福於我師有日矣

寄趙麟陽公

曩者兩奉書自知拘曲之見殊未明於大方願私念
公於不肖何如哉即言之未當乃何敢隱也往歲大
司寇缺江陵尚未還朝蒲州移書問之此缺非翁則
趙矣報云翁有才而纖巧趙有品而迂踈於是兩置
之近會臺老言與江陵每談及時品輒謂公善人而
短於才夫謂之有品謂之善人非不知公者而姑以
踈才目之謂之深知可乎近時月旦無定評望風
吠影耳描寫之下即隨夷將為蹻蹻市虎三五德母
且投杼而起矣古人兢兢於晚節勇決于幾微是或
一道也公初疏至時一二相知聞之皆色喜以為及

時且謂既引其端不堪辨至故不肯報以所親
陳於左右茲承手諭謂遲遲而行同歸於去此益見
公去國之從容處人之忠厚與悻悻小丈夫適刺夫
臣之道不宜如此哉連日再會臺老渠意止欲挽公
且留又謂公即欲去亦不必托人更說恐併見嫌耳
夫在不肖直言公宜去臺老嫉言欲公留二者未知
孰是唯公以義裁之何如

寄周繼實

京中近無他事時得會臺老聞所未聞海內諸良友
亦時時相切磋頗有省發來教謂弟近年進修與酉
成年稍放寬弟自省因循之病豈不自知非兄愛我
之至其誰肯以此相親耶感切感切學問以必有事
為主既知有事矣着一忘字不得亦着一助字不得
弟之病恐涉于忘兄則恐涉于助不可不交警也即
如憫時憂世之志亦須事機到手方可展布平時即
汲汲孳孳空言何補祇足以取憎召謗耳弟謂敬庵
兄憂世大切意蓋如此當孔子時簞紘相踵歸政私
室乾坤或幾乎毀矣然孔子於應答之間每就事論

事不為過激之論至與門本談說每學問是非未嘗
輒慨時事此豈一日三
自盡唯修己以俟時隨
而已若以傷時憤世之
念橫於胸中即屬有我
必不足於和平即非聖
門近裏之學鄙見如此
試
察之以為是不易曰知
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
諂下
交不瀆其知幾乎近居
京師時誦此以自勉平
坐多
粗浮之氣頃年方用意
克治不欲為過高駭俗
之行
然亦未能便成片段工夫甚難悟齋公曾以挫其銳
見箴每用鐫佩會間幸
一致謝

復撫臺李漸庵

每會許敬庵周繼實諸友為言門下勇于任道樂于
取善而於當世之務若燭照而數計其應之也若梓
答而川湧無凝滯也某於是勃勃有執鞭之思矣乃
者徵天幸特假大賢於我桑梓之鄉而某又職鉛槧
在輦下無能隨諸父老後樞迎道左一慰生平悵恨
如何雖然海濱僻陋之區幸賴仁者之膏潤以輯寧
其室家化導其子弟則某也蒙惠渥矣奚必一見之

為怯邪伏承翰教恍然如聆警效之音且辱
以桑梓利弊某則何知敢妄陳於長者之前乎某少
也見閭閻所苦唯徭賦為甚富者徃徃破家貧者至
鬻兒女顛連萬狀控告無門自龐惺庵公祖創為條
鞭之法而後奸吏無所夤緣豪右無所詭避十餘年
來困者漸甦仆者漸起其為吾澗之利甚大徃歲聞
建議者稍有動搖民間洵復賴鳳竹公祖主持良
法如故乃私憂過計則恐是法便於小民而不便于
士夫尤不便於郡縣將來百計動搖未可知也伏唯
門下察閭閻之疾苦持良法於不搖則吾澗之民世
世被覆露之澤寧有涯邪某之為此言為地方計亦
為子孫計也且意門下視民物為一體通人我為一
心某即未由面晤乃此念傾注久矣况又承下問之
及乎惟長者采其言而矜其誕幸甚幸甚

再寄徐魯源

邸中士友寥寥頃得晤敬庵兄真空谷足音也志學
為仁之旨老矣從半生體驗中得來非他人騰口說
者比向時舟中領指授固已鐫佩之矣願猶未無

疑者以為求之聖本不若及而求之吾心之勇且精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為仁之外無學也曰志學曰為仁對舉而言是二之矣蓋鄙見如與然向未嘗論辨於左右者又以為適道本非一途而悟道者亦各有所從入不必盡一也即如老夫之所悟入而力求之一念一事必以聖人為準必以修身為要察之性情驗之應感矯其氣質之偏而會歸於中和誠如是亦何聖非我何我非聖即立言垂訓微有不同亦何害於同哉某每見論學者或以一字之不相契而交爭互辨務求已說之勝不啻若聚訟然心竊以為過故不欲效之也乃來諭再三督之以相證某亦何敢卒諱而不言以負知己夫天下無心外之道無心外之學慈湖先生云心之精神是為聖陽明先生又云心之良知是為聖夫心之良知即心之精神也萬事萬物皆起於此無聖凡無古今無內外無動靜一也學者學此而已舍此無所謂仁舍此不可以言學堯舜禹謂之中仲尼謂之仁大學謂之致知中庸謂之慎獨孟子謂之求放心其究一也故謂

十乘而不以為泰者乎自孔孟始彼數聖賢者皆
嘗有所摹擬於前也本一心而時出之考之前聖而
不繆俟之後聖而不惑矣此猶舉其大者也況於動
靜語默食息起居之微又安能一一而摹擬之步亦
步趨亦趨而後謂之學乎陽明先生於詞章訓詁之
後揭出致良知一言以示人真是千古之秘傳入聖
之捷徑良知本來自足聖未嘗加我未嘗損時時提
醒時時保任不為物欲所遷不為意識所障至易至
簡至廣至大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故適道不必同而
要之不可外心以求道論學不必同而要之不可外
心以言學具非私一陽明先生千聖之學脉的然在
是不可得而異也若老夫之所云旁引曲證而為之
辭安可謂不合于古不可以為訓乎第於易簡直截
之旨終未了然非惟鄙人之愚未能唯唯即海內友
朋亦恐未有豁然相信者也老夫所得者深所見者
定矣豈以其之云云而遂有轉移聊以心之所疑直
陳于有道之前耳

哥耿楚侗

嘗聞下偏遊南中某始有知識已切嚮往惟待某歸
每鑒焚所至輒與函丈相左卒未春幸附驥季方已
已邂逅仲芳挹其流因思其源而門下諸高第擬周
子鄒子輩皆得與之相切摩凡門下格言輿論皆得
而飶聞焉則某於門下固不待耳提面命而私淑不
淺矣乃者辱先勤華札命以大道捧讀再三悚心流
汗來教堯舜周孔學脉唯是萬物一體至哉言乎某
不敏年來亦稍窺見此旨以為古之人欲明明德於
天下是其大誓願也夫誠廓然以萬物為一體則必
不忍執一己之見而拂衆人之好惡必不忍矜一己
之名而忘生民之肥瘠其他自私自利又何足云千
聖一心此外無訣矣何世之論學者非膠于格式則
逃于玄虛紛紛無歸也某初授館職時新鄭秉政方
厲元祐之禁今師相時進某與新建鄧子勗以問學
孳孳甚殷師相乃者受 顧命輔 幼主以國事為
家事不顧贊毀不惜嫌怨一念赤忠誠如來教所云
自非門下其孰能知之孰能諒之崇本實而抑虛浮
信師相近日意指第上焉者暫戒噎而止箸下焉者

運駭影而吠聲。熙明之朝，至以論學為謀。其美之士所為，扼腕而長太息也。師相潘宰黜，運未身動，搖其懷，欲陳之而進見日稀。自惟寸莛，何能發洪鍾之響乎？師相生平所知，信無如李義翁及門下試一。婉道之詎曰：不可。然某區區之意，又以為當今道學之宗，無如門下而方。且嚮用則師相不惡，講學之指可不言而明也。門下第安然在位，循其所得為，而與進後生培植善類，隱然為吾黨標幟，則所以內調師相，外聯士心者，亦不言而明也。往聞門下以老親為念，躊躇不欲出。今有仲季二兄侍養矣，伏唯為斯世斯道少忍歲時，毋輒興溫清之思，其不勝大願。邸中同志時不乏人，會無定期，亦不頓廢。師相以敦本之意，默而主之，吾輩亦且默而會之而已耳。或以時諱規某者，某應之曰：相公所惡者，偽學虛談也。彼以偽我務，以誠彼以虛我務，以實何諱之有？吾輩之於學，猶饑之食渴之飲，有不容已者。喜憎由人，升沉由命。若於此無明眼，無定脚，何學之有？蓋區區之意如此。某家在會稽巖壑，頗勝。老母在堂，弟兒蒙雜，混跡塵

蔡抱此難肋何為者哉孤君師拔擢之恩素越人
視吾同胞誠有所不忍耳辱門下一體之教輒爾披
露不覺狂誕

再寄王荊石師

我師識冠羣倫而不遺葑菲望隆當代而不拒芻蕘
即古所稱不自滿假吐握下士者何以加諸某曩以
虛之一言為師頌者豈敢為諛乎而師猶歛然不自
居曰談何容易某以是愈見其虛矣師云自用用人
皆屬有相必如佛氏所謂我相人相盡忘而後可以
言虛旨哉言乎某因反覆繹思豈惟釋典易固有之
良其背不獲其身無我相也行其庭不見其人無人
相也是虛之至也然大舜但曰舍己孔子但曰無我
何哉萬事之障皆起於有我即人相未忘要之我相
未忘也古之大聖不以我為我而以物為我故目不
自明以天下之明為明耳不自聰以天下之聰為聰
所謂用人則裕者蓋如此房琯之用劉秩荊公之用
惠卿彼其始皆以自用之意橫於胸中而偶悅其人
之同己而用之此其病皆根於自用非用人之然也

善用人者視人唯我無我相即無人相亦不能
而猶慮其有相者今天下之士孰不謂我師居吳若
司馬公之居洛以一身之去就為世道之盛衰師雖
歛避讓其可得哉他日天子一旦起司馬入秉大
政則所以翕張元化噢咻羣生者無他術要唯虛之
一言足以盡之故某於我師寧獨以虛為頌將以
為規耳夫溫恭如舜而其臣猶戒之曰無若丹朱傲
蓋一念之虛則為舜一念之不虛則為丹朱其相去
固幾希也某嘗觀昔人其平時未嘗不曰我能虛已
我能用人迨乎位極志盈道盛德者滿前則不覺其
可喜批逆鱗者驟至則不覺其可怒喜怒為障而用
舍倒置雖其素所知信且惴惴慮不自保况敢進不
諱之言乎某不佞先時效款款之愚誠願我師常持
此不自用之意競競如舜如禹如周公他日亦使門
墻狂鷲之士常得以政事之得失人才之進退生民
之利病蹇蹇陳列于前不以其逆耳為可怒則宗社
蒼生其有大賴已當今可以此言進者舍師其誰敢
以此言進於師者舍某其誰伏惟矜其愚恕其誕而

益以虛受焉幸甚幸甚

卷

朱

淵

...

